

中医古籍阅读谈

叶
岗

中医古籍阅读谈

叶 岗

广东科技出版社

中医古籍阅读谈

叶 岗

•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76,000字

1930年8月第1版 193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14182·11 定价 0.86元

前 言

中医古籍浩如烟海，琳琅满目，许多是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

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声中，广大医务人员为了早日实现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的实行中西医结合，创造祖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目标，热情地阅读中医古籍，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宝贵遗产。

可是，中医古籍年代久远，文辞艰深。不少同志读起来有困难，迫切要求有通俗的读物辅导。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医古籍阅读谈》。

本书内容主要有祖国医药学的光辉历史成就，中医领域两种思想的斗争，阅读中医古籍应持的观点和态度，阅读的方法和途径，工具书的使用，有关阅读中医古籍的基本知识，等等。供有一定中医药知识而阅读古代医籍尚有困难的中西医、医科大学学生和业余医药爱好者参考。

全书写作采用杂谈形式，力求通俗、简明，例句选自古代主要医学著作和有关中医药的古代史书。有的材料选自《医古文》（上海科技出版社1978年版），但作了调整、修改和发挥。在介绍古代语文知识（尤其是词语的知识）时，按字、词、句、篇的次序排列。书末附有：中医古籍主要书目简介和中医古籍常用词选释。

本书的编写工作是在广州中医学院党委的支持下完成

的，并得到《医古文》教师陈增英、田传瑶、赖文等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他们校阅全书，参加讨论，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古文专家李全佳老先生对本书进行了审订。此外，不少教师、干部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以大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 者

一九七九年夏于广州中医学院

目 录

伟大的宝库	1
阅读的准备	7
抱分析态度	12
“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17
发挥中医药知识对阅读的作用	25
学会使用工具书	30
“望文生义”	36
破其借字 读以本字	42
注意词义的古今变化	46
词的异同和虚实	52
联系上下文	57
“动化”与“名物化”	62
使动和意动	67
中医古籍里的数量词	72
古代人称代词与“之”的用法	76
从“其”谈起	82
怎样识别疑问词句	89
从词语入手捉摸语气情态	96
搞清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	104
剖析一个“以”字	111
几个常用介词的用法	117

关联词中识关联	123
用比较方法掌握“者”“所”	131
倒装句的读法	138
省略句的读法	144
古代医书常见句式	149
略谈断句	156
参看旧注	163
评点一篇医古文	170
〔附录一〕中医古籍主要书目简介	180
〔附录二〕中医古籍常用词选释	198

伟大的宝库

祖国医药学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它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对人体的认识和对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都有较精辟的论述，对人民的保健除病有重大贡献。

认识人体是防治疾病的前提。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人民对此就进行了研究。据《内经》记载，那时对人体骨骼和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位置、形态、大小、重量的估计，与现代人体解剖学的确数竟相差无几。如说人体食管与大小肠长度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五，而现代解剖学测量的比例是一比三十七。秦汉时代，我国首次发现血循环，比公元一六二八年英国哈维氏发现心脏作用，要早约一千五百年。宋代以吴简、宋景、杨介等人为代表，进行了较多的尸体解剖，而且开始实物描图。清代王清任^①对尸体解剖的重视更加突出，他在行医过程中，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排除来自各方的种种限制与非难，到坟地观察小孩的残尸，并到刑场去检视尸体的内脏。他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费了四十二年的工夫，写成《医林改错》，绘制了二十四幅脏腑图，努力改

^① 王清任——（1768~1831）清代医学家。重视实践，勇于革新。他认为“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除亲自观察尸体内脏外，在理论和治疗上重视气血，擅长活血化瘀方。

正前人对人体认识的错误。而在欧洲，十六世纪以前，从事人体解剖的医家却寥寥无几。

祖国医学对疾病的预防极为重视。不仅有未病先防，已病早治的先进学术思想，而且在医疗实践中具有多种防御措施。三千多年前，就强调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甲骨文和其他古籍记载有我国人民洗头、洗脸、洗澡、灭鼠、灭蚊、逐狂犬等良好卫生习惯；公元四世纪发明了以狂犬脑浆免疫狂犬病；十六世纪发明了预防天花的办法——人痘接种法，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在人类预防医学上开辟了新的一页。

祖国医学诊断疾病的方法，独具一格。有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综合诊断法，其中切诊是它卓越成就之一。秦汉以前的医家，如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对此已有较深的研究，晋代王叔和采撷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写成《脉经》，把脉象分为二十四种。这是脉学方面的早期总结性的著作。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叙述了三十六种不同舌苔，并附舌苔图，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舌诊专书，对舌苔研究的发展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祖国医学对疾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远在殷周时代，就实行简单的分科治疗，元明两代以来分为十三科，直到现在临床治疗基本上仍按内、外、妇、儿、眼、喉、针灸、正骨、按摩等科进行。治疗方法，除针灸、方药以外，还有刮痧、薄贴①、拔火罐、熨法、水疗、浴法、熏蒸②、蜡

① 薄贴——是中医膏药的古称，包括指外敷药（见《刘涓子鬼遗方》）。

② 熏蒸——亦称熏法。以药物燃烧或煎汤，取药气与热力熏蒸患处或全身，达到祛除病邪、通调气血而治病的目的。如《伤寒论》中记载：“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金匱要略》中记载：“蚀于肛者，雄黄熏之。”清代医家吴尚先在《理渝骈文》中介绍熏法治病的内容很多。

疗、泥疗、导引①、推拿、气功、捏脊、割治，等等。

中医内科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传染病的认识和防治。有关的早期经典著作，首推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本书总结了汉代及其以前治疗传染病的经验。其次，明代吴又可的《温疫论》，早在现代细菌学出现之前，就提出急性传染病的病原，是自然界的一种“疠（戾）气”，它不易察见和触觉，大都从呼吸和消化道传入。各种疠气，可使人患各种不同的传染病。这些见解突破了历代病因学的水平，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同时，此书对传染病的病原、发病规律和治療方法的见解也十分卓越，是一部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中医传染病学专著。中医对传染病的防治有丰富的经验，汉代开始懂得实行集中隔离治疗；明代会使用蒸气消毒法；清代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独立体系已告完成。中医对非传染性的内科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也有相当高的水平。公元一千一百年前，就知道消渴病（糖尿病）人的尿是甜的；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口服鹿和羊的甲状腺、海藻、昆布可以治疗甲状腺肿，用动物肝脏治疗夜盲症，等等。这些成就在世界医学史上都是遥遥领先的。

中医外伤科也有很大的成就。据《三国志》记载，后汉末名医华佗用“麻沸散”使患者麻醉进行剖腹大手术；隋代医家用肠吻合的手术治疗外伤肠断；唐代医家孙思邈用手法整复下颌关节脱位；元代危亦林治疗外伤用蔓陀罗、乌头

① 导引——又称道引，是古代用以保健与治疗的一种方法。具体内容包括后代所说的气功和体育疗法两种形式。

古代医家对导引有以下几种解释：一、运动肢体；二、自我按摩；三、类似深呼吸，古人称为吐纳；四、包括气功与体育疗法。以上四说，以第四说较为全面。

麻醉，并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椎骨折。这些都是伤科史上的创举。《刘涓子鬼遗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正骨专书，而《世医得效方》对骨伤病证的治疗也作了较多的发挥。此外，《外科精要》、《外科精义》、《外科正宗》、《伤科汇纂》，等等，都是外伤科的重要著作。

我国针灸、妇产、儿、眼、喉、按摩各科也都取得了重大而独特的成就。

祖国药物学的贡献为世界所公认。公元一～二世纪，我国就有药物学的专著《神农本草经》。这是现存的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理学著作。它除载有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外，还总结、肯定了有关药物方面的一些基本规律，奠定了我国药理学的基础。公元五世纪末，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注《本草经集注》，整理、总结了汉晋以来增加的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合计七百三十种。公元七世纪，唐代药学家苏敬等人编撰《新修本草》，载药八百五十种，对药物的分类有了改进。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公元十二世纪宋代发明用全兔脑制“催生丸”。公元十七世纪明代发明从乌头（中药）中提取纯白结晶乌头碱。公元十六世纪，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附药图一千余幅，附方一万余条。公元十八世纪，清代药学家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收载了《本草纲目》未收的药物七百一十六种。至此，我国药理学书籍所载药物合计已达二千六百零八种。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总之，祖国医药学的学术成果巨大。这些成果，除一部分掌握在在世的中医手中之外，大量见诸历代遗留下来的中

医文献典籍之中。中医文献典籍洋洋大观，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七千余种三万余册，绝大多数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战国时期成书的《内经》，总结了两千多年以前的医药知识和治疗经验，对人体生理、病理、脏腑、经络、病因、诊断、治则、用药、针灸等，均作了广泛的原则性的阐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医学著作。它所确立的医学理论原则，如统一的整体观、扶正祛邪的诊断治疗原则和防患于未然、灭病于早发的预防思想，至今仍被采用。《内经》的出现（包括《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共162篇），是我国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此后的医学著作，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那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践的临床诊疗专著。它确立了辨证施治的原则，奠定了中医的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还有清代吴瑭的《温病条辨》，用三焦论治的方法，总结温病的诊疗经验，对指导临床也有重要价值。这几部中医古代著作，是公认的祖国医学的必读书，是祖国医学理论及其发展的极重要成果。其他如《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脾胃论》、《温热论》、《傅青主女科》、《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儒门事亲》、《丹溪心法》、《证治准绳》、《景岳全书》以及上述的医书，都是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重要医药学著作。它们的精华部分，至今仍在闪烁光芒。

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研究、整理中医古籍，是发掘、提高祖国医药学宝库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阅读中医古书，就成为许多医务人员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但是，一方面由于林彪、“四人帮”实行愚民政策，大搞文

化围剿，排斥中医，贬低、禁读古代医书；一方面古代医书文辞艰深，不易读懂，于是，近十几年，阅读中医古书的人寥寥无几，钻研的人更少。如不改变，若干年后，中医古籍就可能再也没有人去问津，而这一部分有用的医学遗产，就有被弃置的危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打倒“四人帮”以后，阅读中医古籍的政治障碍消除了，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端正态度，掌握有关的知识和方法，打破文字关，提高阅读中医古书的能力。困难当然是有的。但是，只要敢于发扬“攻书莫畏难”的革命精神，又认真做好阅读前的准备工作，困难也必将为我们所克服。

阅读的准备

中医书籍大都是一千几百年前的著作。其学术体系、水平与现代医学有异，用于论述的语言、方法与今天的也有别。尤其是由于封建糟粕的渗透，鱼龙混杂，增加了我们不少阅读的困难和障碍。因此，阅读之前，要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树立正确的观点、掌握初步的中医药知识和用来克服阅读障碍的古代语文工具。

要有正确的观点

具有正确的观点和态度，是阅读中医古籍必不可少的思想准备。

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中医古籍。既要看到它的积极因素，又要看到它的消极因素；既吸收其精华，又剔除其糟粕。对书中谈到的问题，既注意科学上的是非，又注意学术体系上的不同。不要一遇到与西医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摇头、指责。因为在那里面，有的也许确实错了，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订正，有的也许根本不错，只不过学术体系不同，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罢了。所以要细致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例如，中医的脏腑学说，提出“心主神志”、“肝主谋虑”、“脾主运化”、“肾藏精，主发育与生殖”、“胆主决断”，等等。这在西医看来，显然是不敢苟同的。然而，在临床上，确有这种表现，而且利用这些理论进行治疗，又确能取得效

果。对此，我们就要认真对待，精心研究。

所以，我们对中医古籍谈到的问题，要从中医的学术体系，从它提出问题的角度去考察是否有道理。否则，将不利于学习中医并从中吸取精华。

用什么观点对待祖国医药学，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解放前，祖国医药学备受摧残。国民党反动政府声称“旧医一日不除，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立法取缔中医。解放后，党和政府把中医事业从被消灭的边缘解救出来。此后，毛主席作了一系列有关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的重要指示。一九五六年，周总理为着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北京、广州、上海、南京、成都创办了五间中医学院。此后，高等中医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

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将中医学院和中医院并入西医学院和西医院，借此扼杀中医事业，受到革命群众的强烈抵制。万恶的“四人帮”继承国民党反动派和林彪的衣钵，全盘否定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医药学，疯狂破坏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并借此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罪行也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

回顾中医领域这一斗争历史，我们更加感到用正确的观点对待中医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毛主席号召新老中西医团结起来，实行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相结合，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这是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大事。周总理生前对此非常重视，他亲自指导制订了我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工作规划，要求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个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相互结

合，共同提高，逐步达到融会贯通，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伟大理想，为人类作出贡献。

党中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遵循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对中医十分重视，对中西医结合工作十分关心。华主席指出：毛主席提出创造中国的新医学、新药学已经好多年了，但进展不快，要认真总结经验，很好研究。要抓紧搞，不能遥遥无期，要把中西医的界限逐步缩小，把中西医之间的鸿沟填得快一点。华主席特别强调西医学习中医，注重在实践中总结提高；还指出中医也要进步，科学的一些东西，中医总是要用的。华主席的指示对我们学习、发掘祖国医药学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

我们阅读中医古籍，就是为了贯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的指示，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发掘、整理祖国医药学，把它提高到现代的科学水平，实现毛主席生前提出的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伟大理想。

要有初步的中医药知识

阅读中医古籍，不仅要有正确的观点，而且要有初步的中医药知识。

也许有人说：阅读中医古籍，就是为了学习中医药知识，如果有了中医药知识还去读它干什么？

这是一种误解。我们提出的所谓中医药知识仅仅是初步的。具有这点知识，是为了方便阅读。

我们知道，中医古籍年代久远，用的都是我们今天不熟悉文言。阅读时，普通的文字障碍已经不少，如果又没有一点中医药知识，书中一大堆名词术语，个个陌生，文理上的困难加上医理上的困难，就会难上加难。相反，如果有

了初步的中医药知识，那么，阅读时就可以凭借医理这条拐杖，在文理的崎岖小道上迈开步子。古人说：“文所以载道也”，就是说文章的表现形式（包括文字学、辞章学的知识）是用来表达思想内容的。如果我们对文章内容比较熟悉，那么，文章表现形式带来的障碍，就较易克服。当然，这不是说没有中医药知识就绝对看不懂中医古籍；也不能说有了中医药知识，就可以读懂中医古籍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是否方便的问题。事实上，古代也有不少通俗易懂的医药书，可供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初学中医的人阅读的。

不过，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说，阅读之前，先读一点有关中医药的普及读物，使自己掌握一些中医药的基本知识，也是完全必要的。

要掌握古代的语文工具

掌握古代语文工具，需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结合：阅读古书的实践，古代语文工具书的使用和古代语文知识的积累。

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现着重解释一下关于古代语文知识积累的问题。

阅读中医古籍，在语文范围内，常常是综合运用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写作等各部分有关知识进行的。

文字学的知识，可以用来克服古今字、正异体字、繁简字、通借字带来的阅读障碍；词汇学的知识，可以用来克服词义变化带来的阅读障碍；语法学的知识，包括实词用法、虚词用法和文言句法特点等知识，可以用来克服由于古人用词、造句方法的某些不同带来的阅读障碍；修辞、写作知识，可以用来领会句、段以至全篇的确切含义。

文言句法与现代汉语基本上是相同的，区别比较大的是